



海
燕
編

行
族
部
書
圖
報
譯

MG

I286.7

49



3 2173 1669 8

話 的 者 編

編者的話

自從譯報的「兒童周刊」向小朋友徵求「炮火中的兒童」以來，不到一個月，就收到一百多篇稿子。假如以全上海小朋友的人數來比較，那當然是少到極可憐了！可是在我却認為這成績已經可算很好的了。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從抗戰發動以來，失學的小朋友就很多，當然，我們還有許多文盲小朋友哩；第二，在徵稿的那期間，又恰巧是暑期，這不能不說對於徵稿是受到很大的影響的；第三，沒有小朋友自己看的日報。小朋友根本不要看大人們所看的日報的，這是因為大人們所看的日報，文字有些是用文言文寫的，所以譯報雖然有了「兒童周刊」的副刊，在普及方面當然不會像小朋友自己看的日報來得大；第四，當然有許多小朋友他們不會寫稿，認為寫稿是一種了不得的大事情，只有作文考第一名的才配寫。有了以上的四

個原因，而我還可以收到一百多篇小朋友應徵的稿子，不是已經很好了麼？

可是這本集子裏只選擇了二十二篇，這是因爲第一：小朋友們投寄來的稿子，不把自己避難時的經過情形寫出來，只是大發議論，這種是只好算「議論文」的，而我們所要的是「記敘文」；第二：有些小朋友們的來稿，實在是寫得太簡單了，三四百個字，怎能把自己的避難，敵人的殘暴行爲，以及天空中敵機的威脅，這許多寫得盡呢？因此這一部分稿子是只得割愛了；第三，有許多內容相同的稿子，我就把它們比較了一下，看那一篇來得好，就選擇那一篇，這樣，也有一部分稿子被淘汰了。因爲這樣，這本集子裏就只有這樣的二十二篇了。

這裏選擇的二十二篇，我雖然覺得還不十分滿意，例如：小朋友們沒有把當時避難時最特出的一點寫出來，有些寫了出來的，而又是描寫的手段不很高明，我雖然化了極大的力量，把小朋友們的稿子仔細地修改着，可是修改總是修改呀，我當然不能把小朋友們的稿子重新做一篇的，這點，我極希望小朋友們能注意到。

可是我不能說這裏的二十二篇稿子，一點也沒有意思。我們能夠從這二十二篇的稿子中，可以看出侵略者的殘暴來，而我們小朋友們呢，非但沒有被那殘暴嚇倒，而相反，却更加英勇地發出一致的吼聲，那就是：

「我們要抗戰到底！」

這雖然是二十二位小朋友的呼聲，然而足能代表我們全中國的小朋友們的呼聲的！在這裏，我希望小朋友們更加努力地向前猛進！我編輯這一本书，原因也就是爲了這一點！

海 燕

目次

獻給小朋友們

編者的話

- (一) 一個消防隊的小隊長……………應智
- (二) 從蘇州到上海……………唐維善
- (三) 無錫淪陷前後……………張銘華
- (四) 避難回憶……………霍瞿
- (五) 從南京到上海……………人元
- (六) 我也是國民的一份子……………葉中秀
- (七) 我願再到炮火中去生活……………鍾信超

- (八) 我怎樣到上海來的……………楊三齊
- (九) 虎口餘生記……………仲良
- (一〇) 我要替小妹妹報仇……………任務
- (一一) 我在故鄉怎樣做救亡工作……………王君俠
- (一二) 避難到沙頭……………楊鎮朝
- (一三) 受傷童軍訪問記……………應智
- (一四) 我怎樣變成一個難童……………趙文明
- (一五) 從戰區到租界……………董閻生
- (一六) 這個重擔誰來負……………盧子卿
- (一七) 等着吧……………顧鎮康
- (一八) 我要報仇……………寄萍
- (一九) 危險的一天……………姜鳳瑛

(二〇) 我們一點也不懷喪.....	湯慶福
(二一) 不用悲傷.....	任東翹
(二二) 我的流亡.....	琴光

獻給小朋友們

親愛的小朋友們！

你們是國家民族復興的救星，

你們是新中國的主人翁。

你們在抗戰中生長着，

你們在逃難中生存着，

希望你們大家都團結起來，

希望你們大家都英勇的鬥爭，

爲着爭取自由和平的勝利，

你們的脚步要一刻不停！

反侵略是你們的志願！

向前進是你們的聲音！

親愛的小朋友們！努力罷！

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小英雄！

一個消防隊的小隊長

應智

我的朋友唐豫鈞，是蘇州人，今年十六歲；因為身體高大，所以人家都以爲他是大人了。在蘇州時曾任「消防防毒班」第×組第×隊的隊長。下面便是他告訴我，他在抗戰期中服務的經過情形。

七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我正在外祖父家裏工作，忽然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來一聽，喔！原來是「聯合會」來了命令，召集全體會員，到公共體育場去訓話。我就很快活的報告組長，立刻召集隊員，乘救火車直往目的地開去。不十分鐘，就下車排隊，忽然在體育場的左角上，軍樂聲大作，第×軍軍長和縣長公安局局長等等，先後入場，未幾，訓話完畢，軍樂聲又作，即送行第×軍軍長去前線去殺敵。「同志們！我們要和日本抵抗到底，爲民族爭光，爲國犧牲，爲公衆服務，快起來

抗戰！殺敵！……」那軍長的話，我到現在還牢記在心裏。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到了八月十五日晚上，敵機第一次來空襲，警報聲不絕於耳，電話也響了，這可使我出了一身大汗。「聯合會」命令我們到街上去管理燈火，以免發生意外危險。這次來了一架敵機，不過來偵察而已，這倒給我一個教訓。一小時後警報才解除，到了十八日那天，却來了二十七架敵機，而警報卻沒有發出，真奇怪！不好了，敵機一架一架分別轟炸了，炸彈像雨一般的下來。「轟！轟！」的聲音幾乎振破了我的耳鼓，我立刻穿了制服去照顧行人，市街混亂不堪，我們費了許多的時候，才算漸漸恢復原狀。但是敵機竟不顧國際公法和人道，轟了民房又炸馬房，漫無目標的轟炸共達二小時之久。這次損失很重大，都是警報不發的原因啊！到了五點鐘，敵機又來了，而警報又沒有發出，這次轟炸更加的利害，敵機的機關槍，也開始掃射了：「咯！咯！咯！咯！」我和隊員們盡力設法維持秩序，爆炸聲忽然近了：「噲——轟！」又下了一個蛋，屋倒聲，哭聲，叫聲，機關槍聲，一齊拚發。有一個女

子，下體被彈片所中，衣服都沒有了，滿身流血，於是我立刻把她抬到醫院裏去，她嘴裏還說着：「小先生！你們真勇敢啊！我是××學校的教員呀！不知我的傷勢怎樣？」我就極力安慰她，可惜她流血過度，沒會兒就同世界別離了。到了天亮，逃難的民衆好像蜂蟻般的往鄉下去，我也設法將我母親弟妹等送往鄉下暫避，以後每次敵機來時，就隨組長至高樹下去看敵機的動作，並盡力制止漢奸的放信號。

到了十一月九日，車站被炸，火光連天，因北區等救火會都已被炸燬，只得派我們前去救火，雖上空的敵機還在投彈，並以機槍不斷掃射行人，我們却冒了九死一生，以各種的器具來拚命熄滅火災，我也不顧生死，用水管澆一輛車內正在燃燒的棉馬夾。忽然「轟！」又是一個炸彈，好危險啊！後面又燒起來了，我想：如果前後兩面都燒起來的時候，那就要燒死我啦！因此我只得暫時避開，後來連水管也被炸得粉碎，幸虧機器沒有炸去。天明了，火也熄了，我們便歸隊。這天從前線退下來的國車，一排一排地很有紀律，但是乘火打劫的那一班漢奸們，卻非常地活

躍起來了。

十一月十三日，天氣惡劣，整日下雨不止，國軍沿途不絕的退却，而日軍已近吳江。唉！我們不能再工作了！就同一位同志到鄉間去暫避，我們稍稍整理整理衣服及徽章證物等，以免路上麻煩。到了城外，便到母親那邊住了幾天。我便同伯父商量，決定同警察大隊同志三人等乘一隻火油船。到丹徒不能行了，因為日軍已抵無錫，只得在近處廟內暫住。廟主招待很是客氣，警察等均先後步行到揚州去。我們在廟裏住了有八天之多，不幸日軍偷從小路到了廟裏，進門來調查，我恰巧在這時候把制服改換好僧衣，真是危險，可是總算安然度過了難關。在十二月三日忽然來了數十個日兵，把廟主，伯父，等等八個人一併槍決，屍體露天約七八日之久。我却被拉夫到鎮江去。如要到鎮江，陸路要走二十里，水路二十三里。把我拖去的是小川部隊。第一次是以繩拉船，如跑得慢一點，便要吃「衛生丸」。這樣，被打死的約有百餘人。我的腳常在死人身上踏過。第二次是牽牛送往鎮江旅社；第三次

是送軍火往鎮江。他們總是不肯釋放我。

這天晚上十二時我才設計逃出。在途中受日軍檢查約五六次之多，檢查時，衣褲都不準穿，一路經過許多麻煩。在路上看見死屍遍地；婦女被強姦的事，簡直可稱為「家常便飯」。後來又回到廟裏，苦守了幾十天。過了元旦日，我父親從廣東回來，因我在日軍未來時我已經寫信給他。父親來了，在正月五日，我們才乘船往江北，然後再乘輪船到了上海。回想起過去的經歷，真是使人悲憤呀！

二 從蘇州到上海

唐維善

上海抗戰不利的消息傳到了我鄉，父親焦急萬分，恐怕要打到蘇州來，後來聽說到上海租界是不要緊的，而我的姑母又是在上海，於是便到火車站買了車票，到了上海來了。

日子是記不清了，父親母親弟弟和我一行人等，到了蘇州火車站，那裏曾經被轟炸過，一部份是修好了，候車室棚架上的玻璃都炸光了，對面一些房屋也都遭受了轟炸，其他地方都完好無缺。車站中人真多極了，擁擠得很，幸虧站員管得好，叫我們排了隊進車廂。八時開車，車中只有着四盞燈，都用黑布罩住，光線十分淒暗，因為恐怕敵機來轟炸的緣故。

車子中的空氣十分污濁，我們總算有了座位，但坐着動也不大能動，因乘客真是太多了。乘客閒坐着沒事，就說東話西，如談些東洋赤佬十分壞，到處擲炸彈，殺百姓，我們應該打倒他們等等。我閉眼靜聽着，精神不禁奮發起來。

九點多鐘到了崑山，火車停了一會，車輪又開始迴轉。到了南翔。忽然站員叫我們下車，說是前面的一段鐵路及橋樑被炸斷了，等修好了再上車。於是大家亂哄哄地下了車。一個十來歲的小朋友從列車的扶梯上跌下來，他的母親罵他是「討債鬼！」我想：這都是東洋鬼子不好，搶去了我們土地還不算，連得我們兒童也要受

苦，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却的！被那殘忍的敵人炸燬的龍頭房，吊橋，行李間，都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炸坍的炸坍了，只剩幾片瓦礫。炸燬的都是些孔穴，那大概是被機槍掃射過的吧？敵人殘暴的手段，也由此可見一般了！這天天氣十分陰暗，風又是刮得十分大，大人還不要緊，倒是我們這些兒童，有的因被風刮得緊，竟至大哭起來了。

天快要亮了，鐵路和橋樑才算修好，我們登上火車後，沒多時，便開了，這時天已漸漸地亮了。我向車外望去，看見好些個死屍，我心裏十分的悲痛。到七時半才到西站。我遇見了兩個武裝同志，向他們點點頭，表示我對他們的敬意。

到了上海，一看報才知道這一天我的故鄉蘇州，被敵機施行很慘重的轟炸，我身雖在上海，可是我的心兒呀，却在我的故鄉蘇州呵！

三 無錫淪陷前後

張銘華

我是在無錫志成小學裏念書的，當時我過的生活很是舒適，不料八·一三滬戰爆發，我們的學校，因見到這次戰爭，決不是局部的衝突，却是全面性的抗戰，於是便召集了全校的童子軍，發起宣傳募捐運動，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命令我們到每家店鋪，商家，公司……等地方去募捐和宣傳。當時我們的精神，很博得師長們的欽佩。這樣，我們工作了有兩個多月，我軍爲了戰略關係，向後撤退。可是我們決不因爲國軍的向後撤退，而停止了我們的募捐工作，恰恰相反，我們只有加緊我們的救亡工作，我們知道勝利的唯一因素，便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如果不是這樣的做下去，不是要削弱了勝利的把握嗎？所以我們仍舊繼續不斷地幹下去，直到無錫將要淪陷時，我們的一隊同志還是在敵人飛機大砲的轟炸之下，幹我們的應幹的工作。我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驚慌，我們鎮靜地工作着。有一天，「鳴！鳴！鳴！敵機來了，向我們的頭頂上盤旋，並且向我們掃射着，轟炸着。啊！不好啦！原來我們穿着童子軍的制服在工作，因此牠把我們當做目標了！於是我們便向

偏僻的竹林中逃去。不一會兒，我們便聽見轟轟的炸彈聲和掃射的機槍聲，接着便是一陣烏濃的黑煙沖往天空。躲在竹林中的我們，等到敵機飛去後，才敢跑出來，只見前面有無數的屍身橫躺在鐵道旁，有的是斷肢的，有的是沒頭的，有的是破肚的，真是淒慘極了！我看着那情景，非常悲痛，我發誓一定要替我們被害的同胞們復仇！

我們爲了要避免敵人的注意，所以向老百姓討了幾件便衣穿在身上。我們便各自踏上歸途，回到自己的家。可是我家四週，已是一片大火了。我的爸爸媽媽哥哥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時我真有說不出的悲憤，我的眼淚像珍珠般地流下來了。我就向朋友家去找朋友，找了半天，一個也沒有找到。後來總算給我找到了一位五年級的級長。他正哭着抹着鼻涕，他對我說：「我的家被東洋鬼子燒掉了，爸爸媽媽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着又哭了起來。

「不要哭了，哭也沒有用的，我們反正是個流浪兒了，我們不要悲哀吧！我們

只有起來打死那慘無人道的鬼子！」我對他這樣說着。「我們手無寸鐵的小孩怎末可以去打鬼子兵呢？」他這樣地疑問着。「我們兩人的力量雖小，但是我們要組織大衆起來，那時力量就大了，打倒敵人也不難了！況且我們小孩子也可以加入游擊隊，一同去打東洋鬼子！」我這樣對他說着，他就不哭了。

現在，無錫雖然淪陷了，可是我還在做着救亡的工作！

四 避難回憶

瞿 翟

南翔，是我的故鄉，小橋清溪，真夠美麗。但是上海的砲聲一響，就使每個人的臉上添上了一層愁容，果然在十五號的那天，蔚藍的天空上出現了兩隻漆着紅圈的敵機，盤旋在我們的頭上。沒忽兒，只聽得「轟」的幾聲，接着一溜黑煙往上直衝，散佈滿個天空。接着又是一陣子的「轟」，一溜溜的黑煙。爸媽這時才知道南

糊已不是塊安樂土了。

我立刻跑上樓去整理了我的書籍，以及我的衣服。姊姊的面孔也立刻變成了灰白，手足不知所措。這時候爸爸想出臨時緊急辦法，命我暫時把大門閉起來，大家避到屋後的竹園裏去。果然「呼」的一聲，一顆像熱水瓶的炸彈從我們頭上飛過，倒插在一條小河裏，一陣污水濺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真是幸運呀，沒有受到鐵片！不到一小時，敵機才去了，我們才回到家裏。媽叫我們立刻把衣服包了起來，我的書却不許拿，就裝滿四隻箱子，四個包裹。爸派我到鎮上去探聽有沒有車子可到上海，我就三步拚着二步跑到鎮上，只見每家店家都上了大門，車子已是不通行了。回來告訴了爸，爸就主張今夜已晚，不如明天一早走。結果大家都同意，就隨便吃了一頓晚飯，又整理了一番，大家才似睡非睡的躺在床上，等待着明天的來臨。

好容易，雄雞啼了，東方現出了魚肚色，爸第一個起了身，便馬上把大家喚了起來，把冷水洗了個面，吃了幾塊餅干，權當作早餐。爸就到鎮上僱了三個腳夫，

代價很大，每個人要八元錢，還要兩元錢的酒資，因為現在是逃難，所以也管不到這麼許多了。

東西挑好，已是七點鐘左右了。媽把門窗關得很是牢固，一行人就在嘈雜聲中離開了可愛的小鎮，踏上崎嶇的小路。因為大路已被阻攔了，敵機却又在遠遠的天空漸漸的逼近來，我們只得停止進行，走入亂草之中暫避。這樣停停走走，快近中午了，每個人的腳都感到酸痛，但是爲了要逃命，只得忍受點痛苦。前方英勇的將士，他們不是比我們還要苦麼？這樣一想，我立刻感到一種羞慚，就鼓起勇氣，又向前行進。

好了，總算被我們走到離上海很近的一個鎮。——北新涇了。汽車，黃包車，甚至小車，停了不少，爸就付了錢給腳夫，僱了一部汽車，大家鑽進了車廂，感到很氣悶。可是汽車立刻開動了，不一會，車子到了娘舅家的門口，娘舅驚喜地歡迎着我們，我們才算喘過一口氣來，走進了娘舅的家裏。

五 從南京到上海

八 元

我是一個經過很多風霜的小孩子，今年才十四歲，當我六歲時，就到了陝西過着軍隊的生活，因為我父親是個××黨黨員。西安事變後，我父親被調到延安××大學去服務，我曾過着別的孩子不曾過過的日子，但我感到這生活，對於我却是很有益處。

日子快得很，又是國家多事之秋。不久，八·一三戰事起了，我父親被派到南京，助黨工作。我同姊姊也跟着到南京。後因父有公事離京，因為這次不便帶我們同去，所以暫將我們寄在×黨駐京辦事處。上海淪陷，繼而南京會戰，那時城內的店家都關門了，×黨也遷移了。我同姊姊因不便同行，所以就留在這舉目無親的京都中了。

砲聲漸近京市，我們姊弟二人避入了難民安全區。砲彈在難民區畔橫飛，敵空軍拚命擲彈，區內的孩子都哭起來了。我跟姐姐却不嚇，因為我們從小就見慣這種把戲。但雖不嚇，可是把東洋鬼子却恨得不得了，因為他們把我們的父母子女，拆散開來，這叫我們怎不恨他們呢？

戰事逐漸擴展，我很想到內地去尋父，但一個錢也沒有，理想不能成為事實，真是恨事！東洋兵又時常到難民區來搜查，我親眼看見有幾個同胞被東洋兵槍斃，因為被指為抗日份子。我再也不忍住下去，便同姊姊商議離開這裏，姊姊就向安全區內的一個同鄉徐曼英借了十五元錢，託一個區內維持人買了二張汽車票到蘇州。（因這時無路通往內地）當車到常州時，有一個東洋兵上來搭車。他一雙賊眼不住的向我姊姊看個不停，我瞪了他一眼，他立起來就向我的頭上打了一記，我這時身不由主地立了起來，我想還敬他的無禮，可是姊姊却拉了我一下，我就坐了下去。他說道：「花姑娘！好來些！」似笑非笑地又看了我姊姊一眼，就坐到我姊姊的身邊

來了。當時我真想把他立刻打死！我就又立了起來，直撲到那個東洋兵的身上去，東洋兵也馬上立起來，打了我一拳，我也提起拳頭來打他，他立即叫司車者停開，拉我下車。這地方是許墅關，他叫當地的維持會人員送我到宣撫班去，一路走去，有很多路人來看我，我却並不害怕，而反覺得很興奮。

不一會，到了宣撫班，他們見我人小，並沒有審訊我，就開釋出來，我姊姊却已嚇得不得了。這時車已開去，但因離蘇不遠，我們就慢慢走去，大約半天光景，到了蘇州城內的親戚家。

在蘇州住了一月，我就乘車到上海，雖然路上很危險，但我沒有一點恐日的思想。中國這樣偉大的民族，怎會見了那種人嚇呢？真是笑話！

六 我也是國民的一份子

葉中秀

一個陰沉沉的天氣，籠罩了整個的鄉村，在這沉寂的空氣中，忽然遠遠地傳來「砰！砰！砰！」的槍聲，接着一種嘈雜的叫聲，叫喊了起來。

我家的老傭人，急匆匆地從街上跑回來，臉上發出一種青紫色；嘴裏像塞了什麼東西似地，含糊地說：

「不……得……了啦！鬼子……殺……來了！快……逃……逃啊！……」

「真……真的嗎？啲！……怎麼辦呢？……」媽媽着急地說着。我的爸爸又不在家裏，真要急死了我的媽哩！

這時，我和弟弟妹妹，在樓上書房裏讀書，聽見樓下有人喧鬧。便連忙從書房裏跑出來。弟妹們一面走，一面嘴裏還唱着：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我們爲着博愛平等自由，願付任何的代價，……但勝利終是我們的！……」

我們剛走到廂房間，就見媽媽手忙腳亂的在整衣服，打包裹，東搬西弄，忙個

不休，弟妹有些發呆了，急忙問道：

「姆媽！你做什麼啊？」

「孩子！你們還不知道嗎？鬼子即刻就要殺來了呀！……」姆媽一面整理東西，一面對弟妹們說着。

「強盜怕什麼？媽！我們要和強盜拚命！……」弟妹二人摩拳擦掌地大叫。

槍聲來得更密了，我們爲了避免沒有價值的犧牲，就在「千鈞一髮」之間，被迫脫離了可愛的家庭。

在路上，我們看見許多小朋友、喊天叫地，喚媽呼爸的在大哭；也有許多小朋友，被人踏得半死半活，但是在這兵荒馬亂之中，誰也顧不了誰了，大家只顧自己逃性命！

大幸得很，就是在半途上，我們遇見了爸爸；後來終算安逸的逃出了虎口。

呵！至今已是一週年了，我們的財產，被鬼子劫掠了！我們的房屋，被鬼子焚

燒了！我們的土地，給鬼子侵佔了！我們的同胞，給鬼子慘殺了！我也是國民的一份子，我必定要爲大中華民國報仇！

七 我願再到炮火中去生活

鍾信超

往日熱鬧的村莊，今已變成死寂！往日一切和平的景像，今已充滿了戰鬥的氣氛！在街上很少會有鄉民的足跡，除非是我們壯嚴而英勇的衛國健兒。

灰暗的天空隱隱的傳來軋軋的機聲，經驗告訴我：可怕的殘酷的殺戮快要來臨了，我們便很迅速地躲進一個簡單而粗劣的避彈穴。

「轟！轟！轟！」侵略者開始送下牠親善的禮物，來轟炸不設防的區域。這時候，機聲離我們更近了，漸漸的，漸漸的，接近我們的屋頂了，牠低飛着。「軋軋軋！轟！」離我們極近的地方落下了一顆重磅的炸彈，其聲之大，幾乎震毀了我們

的避彈穴，頭上的泥沙似電子般的落在我的眼裏，耳裏。這使我緊閉了眼，張大了口，並且還要保護我的耳膜免受極力的震動。接着便有烈火吞木的聲音，玻璃瓦磚迸裂的聲音和其他雜亂的聲音。啊！天呀！那不是我們房屋被毀的聲音嗎？我的父親一生之產業，豈不是都完了嗎？啊！死亡流離的恐怖立刻侵入我的心頭。「轟！」離我們約十碼外的地方，又下了一顆炸彈，這時我因受猛力的震動而昏迷了過去。

當我醒來的時候，覺得我的身體在柔軟的懷抱中，當我張開我的眼兒重看這破碎的故鄉時，我只見我被母親緊緊地抱着，她正在悲哀地流淚。我們的避彈穴也被毀了，父親從泥土中把我們抱了出來，這時黑暗之神已臨了大地，遠遠的傳來幾聲斷續的炮聲，和一片淒慘的哭聲。

黑夜之中，一批批的流亡者，別離了他們世代枯守的田園，和可愛而已被破碎的故鄉，回頭作最後的一瞥時，只見一片烈火已燒着了整個的村莊，強烈的火光把天空都照得赤紅了！啊！烈火呀！你燒吧！你能燒燬一個個的村莊，可是你却燒不死

我們心頭上的仇恨呀！

逃出了故鄉，寄生在這孤島的上海已是一年了！在這一年之中，我們過着悲憤的生活。啊！我實在不願再見那些高歌狂舞的涼血動物，和忘了本性認賊作父的漢奸！我願再回到炮火中去生活，我要做一個英勇的小戰士呀！

八 我怎麼會到上海來的

楊三齊

風聲一天天的緊張起來，豪富的人家，都已搬到上海租界裏去了，就是中產人家，也都搬走了。我眼看人家搬東搬西，自己却老是住在家裏受驚。我的爸爸爲了這件事，時常和媽媽商量，終因沒錢搬家，又捨不得丟掉家裏的東西，因此沒有搬家。

敵人的飛機，不時地來擾亂我們的後方，有時來偵察，有時却來轟炸學校等機

關，這些都是他們轟炸的目標，所以學校不能上課了，我們也就失了學。爸爸又不許我出門，我只得整天和弟弟在家裏遊玩，有時翻翻讀過的舊書，可是總沒有像學校裏那樣有興味。

後來，老師們借了人家的一所大廳，當做我們的教室，開學上課。於是我便請求爸爸，給我續繼入學。爸爸允諾了，於是我又做了個學生，每天挾了書包上學。可是同學很少，尤其我的幾個最親密的同學，他們都沒有來。學校裏的設備，也比從前簡單，又沒有遊戲的地方，教科書都是自己印刷的講義。

可是形勢一天一天的更加嚴重了，敵機整天的在頭頂上盤旋，轟炸，據隣鎮逃難的人說：他們是從機槍炸彈中逃生出來的。他們中間，有的炸傷了頭部，有的炸壞了手脚，鮮血淋漓，慘不忍觀。他們的家鄉，變成了一片焦土，他們已是無家可歸的難民了。

炮聲，機關槍聲，越響越近了，這顯明是我軍的障地，已在向後移動的徵象。

我的爸爸急得什麼似的，一會兒進，一會兒出，好像熱石頭上的螞蟥，走投無路。媽媽在房裏整理東西，準備逃難。連六歲的小弟弟，也嚇得呆呆地，不發一句話。晚飯時，大家對着飯菜發抖，不知爲什麼，好像肚子裏已經飽了，無論茶泡湯沖，總是嚥不下去。到了夜間，果然我軍開始退卻了，雖然是烏黑的夜裏，敵機仍不時地來偵察，照明彈在空中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合家的人，一夜沒有入睡，守門的阿花小狗，也叫了一整夜。

黎明時，我們不顧一切地逃亡了。爸爸挑了一担行李，媽媽攙着弟弟，背上還背了一個包裹，我也提了一籃冷飯，我們就這樣開始我們的流亡生活了。

一路上，逃難的非常擁擠。有時敵機來了，大家向竹園裏，稻田裏亂竄，待敵機去遠了，再出來各自趕路。傍晚，才到了舅舅的家中，他們看見了我們，又驚喜，問長道短地打聽前線的消息。

我們在舅舅家裏，一連住了好幾天，他們待我們很好。直到去年年底，我們乘

了一隻便船到上海來了。沿途只見房屋坍塌，戰爭的遺蹟，滿目都是，真是慘痛極了。

現在我們在上海，生活異常困苦，可是我們忍耐着，因為抗戰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待到光明重來時，我們不是又可以重回故鄉去了麼？

九 虎口餘生記

仲良

我家本在南市九畝田開糖菓店的，自從八·一三炮聲響了，媽媽想還是逃到鄉下去的好，因為那邊還有剝桔子的事情做，可不是一舉兩得嗎？於是決定媽媽姐姐和我一同到鄉下去，爸爸却逃到租界上去。我們到了鄉下，不到三個月，國軍退出上海了。那時鄉下謠言很大，說國軍已退到無錫。因此剝桔子的事情，就隨着這謠言而沒有了，而生活也就發生了問題。於是我首先提議：我去砍柴。可是媽媽悲哀

地說：

「你只有十二歲的年紀，怎有氣力去砍柴呢？」

可是我一定要去，媽媽也沒有辦法，只得讓我去砍柴了。起先幾日，我手常常被砍出血來，後來卻好了。我砍好了柴，挑到鎮上去賣掉，才勉強強強糊活了我們一家三口。

後來謠言變成了事實，日兵已打進了我可愛的家鄉了。我們只好又跟了許多人逃難。陸路不大好走，只好乘船。船費是每人十三元，三人共三十九元。媽媽賣去了一隻金戒指，誰知過太湖上的一個××塘，遇着強盜了。起先只出現了一隻指揮的小舟，聽他們吹起號哨，接着就有四五隻大船四面八方駛了過來。媽叫姐姐快躲起來，姐姐連忙躲在甲板下面，在甲板上再睡了幾個男子。剛躲好，強盜來了。他們先問媽媽要錢，媽媽只得將全數的金銀首飾給了他們。誰知他們看見了這許多東西，當媽媽是有錢的人，於是又逼着媽媽要錢。媽媽實在沒有錢了，強盜們就將

兩根鐵棍交叉着壓在媽媽的肋骨上，叫兩個小強盜踏在上面。媽媽被他們壓得狂哭起來，這時候我也狂哭起來了。後來他們見我媽媽真的沒有錢，也就放了媽媽，但是媽媽却已遍體鱗傷了！後來強盜們向船主要錢，船主說沒有錢，他們就用兩根更粗的鐵棒，壓在船主的喉嚨上，船主喊了幾聲救命，就死了。強盜爲了逼另一個人拿出錢來，就用洋燭點着了火，將那個人的小孩子燒得遍體起泡，然後再浸在水中。啊！慘極了！虧得我逃得快，逃進船肚裏，總算沒有給他們看見。後來，他們滿意了，就滿載而去，我們不敢再坐船了。上了岸，媽病了，姐姐也因為受驚過度，發起寒熱來。問鄉人借一條被頭，一小時要兩元錢，媽媽再三懇求他們，才讓我們住了兩天不出錢的房子。於是鄉下人又不許我們再住下去了。姐姐和媽媽只好扶着病和我一同走。有一天，我們看見了一隻米船，我們就求船上的一個同胞，讓我們搭到上海，蒙他答允了。船開了不久，我們正在想：「現在不要緊了！」不料一隻日本兵艦駛來，我連忙叫姐姐躲在甲板下面。果然日本兵一上船，把一切值錢

的東西都搶光了，而又要起「花姑娘」來。這時年青的女人都躲到船肚中去，只有媽媽自以爲是四十八歲的人了，不要緊，沒有躲。不想日本兵却徧看中了媽媽，叫媽媽跟他們到兵艦上去，媽媽只得跪在地下哀求他們。他們不允，並且說：「不去要殺死全船的人！」這時我媽媽哭着說：

「好！我去！我是爲了全船的人去的！」

媽媽就挺身預備跟日本兵走了。可是日本兵却對媽媽搖搖頭，朝天放了一槍就走了。媽媽抱着我痛哭起來，姐姐也出來哭了。不一會，船又開了，大家懷着一顆恐怖的心，到了上海。

現在，我們再沒有危險了，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敵人所給予我們的痛苦，我已立下志願，努力做救國的工作，只有這樣，我才感到鬆快點。

一〇 我要替小妹妹報仇

任 務

我的家鄉在上海縣××鎮上，我就在那鎮上的小學裏念書，爲了八·一三滬戰爆發的緣故，學校便無形停頓下來了。在開戰以後的十來天，我們便闔家老幼一起搬入租界中，但不久又搬了回去，也許有人認爲我們是些瘋子，傻瓜吧？好好的逃進了租界，而不久又要回去尋死麼？然而，實在不知道其間有着我們說不盡的冤苦在裏面呢！

忽忽三個多月，一轉眼便過去了，終於國軍暫時地撤離了上海。家中無疑地窘急不知如何是好了，弟弟妹妹都只是哇哇地大哭着，母親連坐立都沒有，一會兒安定的，我呢，竄來竄去不知忙些什麼？就是爸爸也終日蹙緊了眉頭，東奔西走地打聽着消息：「今天××大決戰啦！明日退守××鎮啦！啊啊！……」這次，風頭緊了，我們只得又逃了。這次可不比上次了，我們逃不到三里多路，飛機嗡嗡地在頭上盤旋着了；那時我吃驚非小，幾乎「魂飛魄散」了，不由自主地抱着頭顱亂奔狂叫。可恨竟跌了一交，跌得我幾乎爬也爬不起來，只是坐在地上大哭大叫。後來，

我還記得，我看見爸爸身上背了弟弟妹妹，一手拖了我，媽媽抱了小妹妹，都一齊往糞坑底下鑽。等到飛機丟了二個大彈去了後，我們總算沒有傷命，真是「謝天謝地，」可是臭味實在難以領教。當轟炸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炸彈落在學校門前。後來爬出糞坑，看見兩個學生被炸死了：一個腦漿四濺，一個手足分離。我在現在想起來，還不禁要汗毛直豎。還有一個炸彈只聽見聲音，而不知丟在那裏；況且，那時又只顧着逃命，當然沒有工夫去打聽這些了。

走了百把里光景，才到了火車站，走得我汗流浹背，兩腳幾乎要折斷下來。我們本擬由××直達上海，後來爸爸以為上海租界上未必太平，不如就從××路到內地的×鎮，再作道理罷。故便改換方針，乘火車到×鎮。沿途飛機在火車上盤旋不止，到了×鎮，車站已經炸得不堪收拾，火車不能進站，就在附近停下來。看見小船還可通航，便坐上小船再說。那知一路上平均三四小時，飛機總要來光顧一次，真叫你驚心動魄。有一次，一個炸彈落在離船不遠的地方，把船蕩得幾乎要翻轉身

來，並且，那浪花和彈片還帶去二個小孩，和一個已經病得半死半活的老人。那時我眼前一黑，心上一陣火辣辣的就暈了過去，經過二個鐘點後，才清醒過來！

船是到X城去的，所以我們便在X城中住下。我們住了半個多月，戰爭又追來了。當夜開了一整夜的響砲。翌日，在重砲、飛機、鐵甲車和密集的機關鎗掩護之下，日本兵衝進城來，X城也就此淪陷了！

日本兵一進城，就放火大燒屋子，我們住的地方，也燒着了。爸爸只得「聽天由命」了。可是，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巧在西門外有一號官船，想連夜逃往上海，由隣居的一位曾在政府裏當過幾年差使的老人，給我們介紹，才得上船。我們白天不開船，夜裏便拚命的開，終於安然地到達上海。其實上海也未必安逸，妹妹到了上海不久，染着疫病，不到三天，就此一命嗚呼了！唉！我最愛小妹妹，小妹妹是給誰害死的呢？無疑的，是東洋鬼子！我一定要替小妹妹報仇！

一一 我在故鄉怎樣做救亡工作

王君俠

初秋的天氣，微風沙沙地吹着。在縣立候莊小學的操場上，活躍着一羣農村少年，有的在打木球，有的在玩着中國跟日本打仗的遊戲，也有有的在圍着看壁報。他們，這活躍的一羣，就是我們所工作的對象。這裏沒有公主，也沒有少爺，有的，只是一羣貧農的兒子。

八。一三黃浦江畔的炮聲，響遍了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裏，就是那時，我集合了兩個同伴，在這裏幹救亡的工作了。

因為我們都是當地的人，所以工作的展開是相當的容易。首先我們徵得了校長先生的同意，其後又取得了學生的信仰，於是工作便順利地進行了。這裏一共有六十幾個學生，兩位教師，一隻祠堂的校舍。第一步，我們組織了一個「候莊學生工

作團，」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總機關，下面還設了五個部分，包括壁報編輯部，候莊戲劇隊，歌詠隊，運動會，研究會等。我是擔任了壁報的總編輯，（還有四個助理編輯，都是學生）和戲劇、研究兩部的主任，運動會是處理團員們的一切運動競技的，研究會是專門研究學術的，用來提高他們的常識、包括時事分析、軍事、科學常識等。

我們在每周的周末舉行一次遊藝大會，除本校的學生外，還邀請了附近各處的鄉農來參加，每次總有好幾百人，有青年農民，也有七八十歲的老公公老婆婆等，他們都很高興地來參加，我們演了一些簡短的救亡劇給他們看，唱了幾支救亡的歌曲給他們聽，還講了一些抗戰的故事，如「大戰東林寺」「飛將軍闖應元」等。這遊藝會對於宣傳方面收了相當的效果。在星期日，我們通常都作一次家庭訪問，我們告訴了他們敵人的暴行，因此加強了他們的救國觀念。後來我們在校裏辦了一個識字班，專門教不識字的農民來讀書，課本是自己編的，用油印機印成，不收學費，率

送書籍，所以他們都很高興地來參加。第一期（一月一期）就來了二十幾個青年農民。我們一共辦了二期。成績倒還不差。

總計：我們一共在那裏工作了兩個半月，舉行了七次遊藝會，辦了兩期的識字班，出了十九期的壁報（三日刊），雖然說不到有怎樣的成績，可是至少我們是獲得了一些做救亡工作的經驗了。

一二 避難到沙頭

楊鎮朝

八·一三的炮火，已經燒燃到無錫附近了！我家是住在鎮江。

這時的鎮江，已成爲第二道防線了！日機不斷地在空中盤旋偵察，並常以轟炸機來轟炸，我們被迫不得已，就同了母親攜了行李等物件，在炸彈爆炸的聲音之中，離開了安樂的家鄉！乘了輪船到揚州親戚家裏去暫避。

誰知日本海軍，又想在江北登陸，炮聲，炸彈聲，槍聲，飛機聲，又復在我們的耳朵內，響了起來！

我們總以為鄉間日本兵是決不會去的，所以就和我的母親，又踏上難民擠滿了的途上。

行了一程，天空中，忽然發現了兩隊日本的轟炸機，和一隊偵察機。這時，大家都不敢再吵鬧了，有的躲到樹林裏，有的伏在地上，我和母親也坐在一株大樹旁休息。坐了一刻工夫，忽然一陣機關槍聲，幾個逃難的同胞，因為藏躲不及，就應聲而倒地了！這是誰的賜予啊？是東洋鬼子喲！

「除非我死掉，我如果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替他們報這仇恨的！」我心中這樣地想。

過了一會，機聲遠了！大家才敢再向前趕路，向目的地——施家橋——進發。走了一個多鐘點的路程，才到達目的地，這時天上已佈滿一層黑幕，我們找到

了安身之處，便睡下來休息。第二天下午，大家又驚慌起來，情形又像昨天了，打聽了多時：才知道東洋兵，已到了離此不遠的村莊上了！我們祇得改道往沙頭的途中去了！

一三 受傷童軍訪問記

應智

「隆！」「隆！」的砲聲遠離了「孤島」，萬惡的都市又現出牠的真面目來了！什麼「跳舞場」啦！「溜冰場」啦！「游泳池」啦！都爭先恐後地開起幕來，一班醉生夢死的「糊塗蟲」，便專向這引誘青年墮落的所在，消磨他們的寶貴的光陰。這裡，却有一個却被大家所遺忘的，一個熱血的愛國的童子軍，他為祖國爭自由，謀解放，圖生存，而光榮的受了創傷，至今還在疾痛呻吟地過着病院的生活，誰來記得他呀？

他名字叫陳杏蓀，是上海某有名望商界的童子軍團的團員之一。在「八·一三」滬戰時，被那殘暴的敵機所炸傷的。幸虧沒有成為殘廢。我是被敬愛心所衝動，就向我哥哥請求給我一個機會，去訪問這位光榮的受傷童子軍；因為我哥哥也是這童子軍團的負責人員之一。結果，哥哥答應了我的要求。

便在本月廿日下午二點鐘，我同哥哥兩人往白克路寶隆醫院裏去探望這位可敬可佩的童子軍。進了門口，便轉了灣，一步步的走上了扶梯，覺得有一陣陣的藥味穿進了我的鼻孔。一路上很清潔，整齊，走到了××號門口，就點起了腳輕輕的入內。那時室內已站滿了探病的人。我們到了第二隻牀邊，便停下來，牀上睡着一個十幾歲的少年，身體很瘦，態度文質彬彬，誰也不相信他竟是一個英勇騎士，還是所謂：「人不可貌相。」他見了我們，便微微一笑：「應先生！這位是你的令弟嗎？」哥哥微微的點了一點頭，續繼就說了許多的話。我等了好久，哥哥才說明我來訪問的目的，他便含着笑容道：「很好！很好！」於是我就問：「請你將你掛彩

前後的情形講一點給我聽聽好嗎？」「可以，可以。」他思索了一番就說：「自國難嚴重後，敵人侵略，把每個青年的怒火燃燒起來了，我便自動加入上海市商會××童子軍團，經嚴格訓練後，藉『自助助人，自救救國』的格言爲做人模範。自從『八·一三』抗戰後，便隨中國紅十字會服務。在廿五日的這一天早晨八時半，奉團部命令，我和徐健來、陳應乾二位同志，率領許多機匠和小工，到戰地去修理被炸壞的車輻。由滬西北新徑進而到真北路時，敵機十餘架出現於天空。當時我們並不爲奇，依然前進，當折入真南路洛陽橋的時候，有敵機三架緊緊地追着我們的車子，後來只得停車，往田野裏去躲避。可是頃刻之間，三架敵機不斷以機槍掃射我們：「咯！咯！咯！咯！咯！」的聲音不絕於耳。忽然「轟」的一聲，一顆重磅的炸彈炸在前面。在那時候，我耳朵突然發生了「嗡！」的聲音，身上好像有千萬斤的東西壓上來，呼吸也感到十分的困難，我就昏迷過去了。等了好久，敵機才去了，我抬起頭來看看，我有否炸傷？最先發覺的便是我的左腳長統皮鞋被炸一洞，右腳的大

小腿關節處，也被炸破了一個洞，右腳的腳背及小腿也略被彈片擦傷，腰部也隱隱作痛。因為我很掛念我的同伴，所以急忙立了起來。剛行了一步就覺得左腳下部關接處隱隱作痛，因此維持不住而跌了一交，原來這根骨頭已被彈片貫穿了。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祇得爬過了公路，在叢林中發現了一個防空壕，進去一看，哈哈！這防空壕真小極了，祇能容一二個人，可是裏面已經有了二個人了：一個是機匠，一個是司機。幸虧他們在前面，司機沒有炸傷，機匠只受到一點微傷，所以還能走路。我就得了他們的幫助，將我昇入壕內，我的身體就擱在他們的肩上。離我們不遠，就是我方砲兵陣地，時常發砲轟擊敵方陣地，敵方也常還擊，所以砲彈常炸在我們前後左右。敵機又時常來投彈，因此我們這地方很是危險。過了三小時，天也漸漸黑了，敵機也歸去了，大砲也慢慢的稀了，大地的一切都寂靜着，他們二人便乘機將我昇到公路上，預備乘汽車到醫院裏去醫治，並將我的童子軍領巾緊緊縛住傷口。這時我們才發覺剛才一輛車子已告失蹤，司機急得了不得，幸虧後來我們看

見一輛滿載傷兵的車子，牠後面還拖着一部被炸壞的汽車，原來前面一輛汽車就是我們失縱的汽車，於是把牠們攔了下來，把我放在拖在後面的空車上。一路有許多傷兵要求登車，我們祇得把他們搭在前一輛車上。沒一會兒，便坐滿了傷兵。那時候天已全黑了，路上不許開燈，並且路上又崎嶇不平，在潑轉的時候，我們一輛車子陷在溝裏，不能再開了。而且這時日機又出動了，照明彈東一個，西一個，敵方的大砲也對着鐵路線亂放，砲彈在頭上「噓！噓！」的穿過，劇烈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在這樣危險的時候，二個同志將我昇到前一輛車子上的葉子板上，因為車上實在擁擠不堪。我也沒法，祇得以二手抓住車廂。司機因為要想逃命，忙把拖汽車的鏈條解開，自願自的開走。一路冒了許多的危險，後來就遇見了團部的救護車，我就叮囑他們去尋陳徐二位同志。約在夜裏二點多鐘的時候，才到達楓林橋中山醫院，我因為流血過多而昏迷不醒，經醫生注射強心針後，即動手術，將彈片拈出。從我炸傷到現在共計十月，開刀有九次之多，並經三度輸血，才脫離險境，除左腳

下部要長期醫治外，大多傷口都已痊癒了。在這十月中曾在中山醫院醫治，後因國軍西撤後，送到中德醫院，因種種不方便，才到這醫院來。日常生活很舒服，別的也沒有了。」

他說話的聲音有時很高，有時很低，手時常做出動作來，表示當時的情形，後來我又問他：「你關於抗戰前途有什麼感想嗎？」他很高興的提高了嗓子說道：「只要國民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團結一致，最後的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最後我又問他道：「你對於病愈離院後有什麼願望嗎？」他咬緊了牙齒很堅決的說：「我出院後，要到漢口去歸隊，重上戰地服務。爲國效勞，並去討還一筆血債，來消我心頭之恨！」我聽了他這樣慷慨的話，覺得十二萬分的欽佩他。爲了顧全病人的健康起見，我和哥哥便向他告辭了。

一四 我怎樣變成一個難童

趙子明

我的家鄉在寶山，家裏有外婆外公和妹妹，爸爸就在上海做工。自從八月十三日上海發生戰爭後，我們一家人就逃到上海。可是因為沒有錢，所以只好又回老家，過着危險的生活。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炮火也一天一天的猛烈起來。有一天，我的家裏來了二三十個英勇的中國兵住着。在某一天的早上，敵人的飛機四架，在我們的屋上飛着。有一個中國兵出去洗衣，被敵人的飛機看見了，就在我家附近拋了一個炸彈，我們的屋子被震倒下來。那時候我和我的外婆媽媽躲在床下，所以都沒有受傷。只有我的外公，因為他坐在床上，因此他的兩隻腳壓傷了。英勇的中國兵也有十幾個受傷，並且還死了兩個。

我們的屋子倒了以後，我們就沒有地方住了，我們就住到別家去。這樣過了一個月，在去年的十月初二日的一天，日本軍隊就打進寶山來了。有六個日本兵到我家裏來，兩個拿着機關槍，四個拿着步槍。他們一進家屋，這屋子裏的老太婆，就被他們打死了。我們看見這情形，就往後門跑，我的外公因腳傷，跑得不快，媽媽

因為要去救外公，都被他們打死了！我和外婆那時心裏非常悲憤，就逃出城外，在草叢裏躲了四個鐘頭。天將黑下來了，我對外婆說：「我們兩人在這裏，沒有飯吃，是要餓死的！我們還是到城內去罷！」外婆點頭稱是，我們就到城裏去了。

城裏有許多日本兵，他們叫我們到一家人都去。到了那裏，看見許多同胞在那兒，我們在那裏過了一夜，日本兵就辦了一個收容所，叫「××收容所。」我和外婆就一同進了那收容所。

我們進了那收容所後，每天只吃一碗粥。住了一星期，我的外婆就在收容所裏死了。我悲痛非凡。我一人在那收容所裏過着亡國奴的生活。

一個月以後，日本兵叫我們出去做工。我們在做工的時候，常常受到日本兵無理壓迫：做得慢點，就要槍斃！這樣像牛馬一樣，我替日本兵做了三個月的工。

到今年一月，那收容所就解散了，我只好跟隣家的老伯伯一同過活。兩星期以後，我的在上海的舅父，他知道我在寶山，就到寶山來看我。過了一夜，明天就帶

我到上海去。不料船到高橋，不能開行了，我們就在高橋住了三天。到第三天，我們就冒險地走到了上海。舅父把我送到卡德收容所。我才知道爸爸做工的廠停了，爸爸是去當游擊隊了。想想我現在已是一個孤苦零仃的孩子，心裏非常悲傷。可是各位小朋友！我們這種痛苦是誰給我們的呢？我想大家一定很明白，也不必我來細說了。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對大家說：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團結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到那時候，我們才有自由快樂的日子了。（卡德收容所難童）

一五 從戰區到租界

董閩生

我的家本住在張華浜附近，那裏的人們大多都很樸素、清潔、和睦的。他們的職業大半是種菜、種瓜或做買賣。那裏的小朋友也很多，自從八·一三砲響後，我們的親戚朋友們都沒有音訊了，這是多麼淒慘的事呀！但是這是誰所賜予的呢？

記得在八月十二的晚上，爸爸回來說：「今天的謠言很多。並且各處戒嚴得很利害，我想今天晚上大家都睡在樓下罷！看看明天的情形怎樣？」我們都答應了，於是大家都睡在樓下。我眼睛雖然閉着，但心中却想着戰爭的恐怖，和日本強盜的貪心不足。這樣的想着，也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到了次日早晨，爸爸說：「昨天晚上好像聽見一陣槍聲，怕今天一定要開戰，現在你們快些預備衣服和細軟等物，以備萬一。」媽媽就在樓上翻箱子，我也在旁幫助。果然沒有一會功夫，就有保安隊來叫我們趕快搬走，我們就一人背了一個包袱，預備走了。可是當我們將要走的時候，我的舅母忽然坐在門檻上大哭起來，她哭的原因，是爲了我的舅舅在閘北水電公司做事，因為沒有得到上司的命令，不可隨便離開這公司，我的舅母這時當然很是難過的，我的媽媽給我的舅母一哭，也哭起來。媽媽一面哭，一面說：「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做無家可歸的難民的呀！唉！天哪！」我這時被她們你一句我一句，心裏委實難過，只得用力把媽媽攙起來，說：「快走吧！等會敵機來了，你們又要

驚惶失措了。」媽媽也就把舅母拉起來，一同跟着人羣踏上逃亡的路途。

在路上，我遇見我的好友娟妹，她跟她的祖母等也在逃難，她見了我就問我：「你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呀？」我說：「逃到租界上去！」她說：「我打算逃到蘇州去！」我們倆就一同攜起手來。走到半途，忽然看見天空中現出了兩點黑點，「嗚嗚」地近了我們了。娟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前跑，可惡這敵機也就跟着我們飛。媽媽說：「不好了，怎麼辦呀？」我就扶着媽往草叢中躲。敵機丟炸彈了，丟了炸彈，牠又漸漸地飛遠去了。我爬起來一看，只見前面血肉模糊，走過去一看，啊！這不是娟妹的年邁的祖母嗎？我當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再望前面走，看見娟妹坐在地上狂叫，我問她的話，她全不理。唉！剛才她還不是很天真地跟着我一同走着的嗎？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了呢？娟妹被她的母親抱着走了，而我也扶起母親走了。可是母親忽然坐到地上，喘着氣說：「我實在走不動了。」我說：「媽媽！耐苦一點吧！」我也不管媽媽肯不肯走，就把媽媽拉起來再走。爸爸看見前面還有

黃包車，就說：「叫三輛黃包車罷！」我就叫車，可是不得了，黃包車夫一開口就要七八角，叫我們怎麼坐得起呢？舅母說：「還是坐汽車！」爸爸說：「現在汽車那裏肯到這裏來呢？」沒法再走。後來看見一輛外人汽車，裏面只坐一個人。爸爸就和他搭訕了幾句英語。那外人很好，他就讓我們坐了。沿途我們看見許多武裝的衛國將士，我和他們打招呼，他們只是向我笑笑。再看看沿途上，和我們一樣避難的同胞，都扶老攜小的走着。回顧我們自己却平安的坐在汽車裏，真是慚愧非常。這樣，我們總算到了租界上。

一六 這個重担誰來負？

盧子卿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點鐘，淞戰發生了，馬路上的店家都關了門，各種車輛也沒有了。所看見的就是窮人逃難。他們担的担，背的背，哭的哭，叫的叫，無論大小

男女，都慌慌忙忙，而且每人眼眶裏，都含着淚水，種種苦狀，真是悲慘。但這苦處，是誰所賜予的呢？他們心中一定很明白。我站在路上看着，非常悲憤，險些兒把一個難胞碰跌地上。我不忍再看，因為我不能幫他們的忙，反而害得他們走路不便，所以就入弄內。

一進弄，就見朋友們指手劃腳地亂說亂講。這時砲聲轟轟的響，他們只當是耳邊風，原來他們經過「一・二八」的戰爭，所以毫不在意。我是一個粗魯膽大的孩子，所以也不放在心上，因此我們就很對勁了。

飯後，父親主張要我們移到獄署對過去住。九點鐘時，就移了過去。那邊和一位同學，住在一道，所以並不寂寞。此夜大雨。翌晨，天晴，敵機出現天空，用機關槍向下掃射難胞，只見難胞奔走，如山倒海翻，此時我非常吃驚。機關槍聲，軋軋亂響，似在頭頂，心中打了幾個冷戰，這時父親來領我們到監獄裏去避難。

十五日，天晴，敵機我機，飛在天空互鬪，敵人用高射砲助戰，我機却神勇地

戰鬪着，毫不畏懼。一小時之後，其中我機二架，佯詐被高射炮擊中，飛至楊樹浦
公大紗廠，照準目標，以重彈擲之，都已擲中，頓時黑煙沖滿天空。我們見了，個
個拍手慶賀。這二天都是空戰。

到了十七日，不知爲了什麼事，外國人要把我們送出虹口了。我們沒法，只得
離開。當我們的汽車往租界上去的時候，沿途所見的，無非是難胞的屍首罷了，和
那野獸似的敵人瞪着眼，木頭人一般的立着。還有幾個在走路，穿着一雙皮鞋，看
去像走不動的樣子。我想：假使要是碰見了我們的大刀隊，他們怎能逃得掉？過了
白渡橋，下了車，（車是工部局的）橋南和橋北的氣象，大不相同了。我不知橋南
是這樣的安全。此時我們用得着一句老古話了，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我們去投奔先施公司內的朋友，承他的好意，留在樂園內住着。可是不幸的事件
，在二十三日發生了，「轟」的一聲，原來是一只鐵蛋，飛到先施公司來了，虧了
我年少跑得快，不然，玻璃插進我的頭里，不是遭了麼？這次傷亡者，約在一千以

上。東洋鬼子真是可狠哪！不多時，我軍自動退卻，我雖沒有遇着什麼危險，但是，現在我全家的生活，大不如前了，這是誰所賜予的呢？我心中明白，想諸位也明白，要復仇雪恥，這個重担誰來負？那是要靠我們年青的人和兒童們了！

一七 等着吧！

顧鎮康

八·一三的上午，砲聲響遍了整個的上海。這時我的家鄉——江灣，陷入了非常混亂緊張的狀態：街頭駐滿了我們英勇的軍隊，槍聲刺進了每個人的耳朵，大家慌亂地拿些東西，打起包袱，準備逃難。

但是多處交通都已斷絕，我們幸得一個軍官的指導，叫我們繞道南翔，再往租界。在萬分悲哀的留戀中，我們總於離開了可愛的家，踏上流亡的道路。

我們全家三人，合着幾個隣居，一夥人向西行進。沿路祇見荷槍實彈的英勇守

土的兵士，和三五成羣的同病相憐的流亡難胞。

大約走了十里路光景。不幸的事件來了：東北角的空中，突然出現一架灰色的紅膏藥飛機，直向我們飛來，又在我們頭頂上漸漸下降，由二千公尺降至一千五百公尺，再由一千五百公尺降至一千公尺，接着：「刮！刮！刮！刮！刮！刮！」機槍向我們這一羣可憐的難民掃射了。啊！前面一個背負包裹的老嫗倒地了，鮮血直噴着，旁邊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大聲嚎哭着：「阿奶呀！阿奶呀！」這悲慘的景象，是我永世不會忘掉的！

這時，我們已迅速地仆臥在稻田中，雖然目擊那老嫗的慘死，憤怒之火燃遍了每個人的胸中，但是我們因手無寸鐵，不能作任何反抗，祇有咬緊牙關，忍耐着期待來日的報復。

「刮！刮！刮！」敵機還不以為足，又在掃射了。我們在極度恐怖中，約模過了十分鐘左右，敵機飛遠之後，才敢爬起身來，鬆了一口氣，繼續前進。

我們前進着，前進着。這時天色將晚，我們已走了這麼多的路，加以一日未曾進食，飢腸轆轆，疲乏不堪，實在夠難受了。但是爲了生命，爲了不願做敵人槍下的無謂犧牲者，我們終於收緊了褲帶，振作起精神，繼續行進。經過了一夜的艱苦奔波，在天將拂曉的黎明，我們總算僥倖地安全地到達了租界。

一年了，家是被燬了，故鄉也淪了。但是最後勝利就在不遠的將來，等着吧！鮮明的國旗就將矗立在光榮的瓦礫堆中了！

一八 我要報仇

寄萍

記得去年八月十四日的下午，張太太到我家裏，對我媽說：

「恐怕這次打仗會打長的，我想逃到租界上去，你們去嗎？假使你們去的話，和我們一塊兒去好嗎？」

我的媽却說：

「不要緊的，你們的胆太小了！你不記得『一·二八』時，我們一塊兒逃到租界上，家裏的紅木傢具，都給別人拿走麼？好容易到如今才買了這一點破傢伙，現在再要逃到租界上去，不是東西又要給人家拿去了麼？拿走了之後，再要買可不容易了，我們不去，你們要去，你們去吧！」

張太太說：

「這一次不能和『一·二八』相比呀！你不去恐怕要後悔的，假如有東西搬到租界上去，我可以帶去的！」

媽說：

「沒有什麼東西，不必帶了，謝謝你的好意！」

張太太說：

「不帶嗎？好！我去了！再見！再見！」

說罷，張太太去了。一到十五日，鄰居們差不多全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我和媽媽站在洋台上笑他們太要性命，恐怕將來要後悔的。

可是到了十七日，敵機就下蛋了。一個炸彈就掉在我家的一條弄堂裏。有八個人，只有三個沒炸死的，其他二個受傷，三個已不能救活了。這時候我和媽媽才着了慌，終於在當天下午和爸媽一塊兒，不知經了許多的困難，才逃出了虹口，到了租界。我們在租界上又沒有親眷也沒有朋友，只好住到難民收容所裏去過活。起初幾天飯都吃不下，因為爸是在虹口的一家油漆公司做經理的，而我又是嬌養慣的。我們夜裏睡在水們汀上，衣服也沒有換，這一種苦是出娘胎也沒有受到過。後來南市的我軍退了，爸爸對媽媽說：

「我要回家去看看東西，假使還有東西的話，我將帶幾件來穿穿也好。」
媽媽迷信地說：

「不要去！東西有沒有是天註定的！」

我說：

「爸爸！不要去了！我和媽媽在這兒不放心的。」

但是爸爸一定要去。就在第二天的早晨去了。可是可憐的爸爸，就一去不再回來了，不知凶吉如何？而媽媽又於六月五日生霍亂症死了。天哪！好好的一个家庭，祇贖下了我一個孤兒了！現在我被一個遠房的叔父領在身邊，當養子，固然衣錦肉食，但是怎能忘掉失去蹤跡的父親，和死於非命的母親呢？我永遠不會忘掉的，這深切的仇恨，我一定要報復！

一九 危險的一日

姜鳳瑛

我們總算很僥倖地逃出了這戰雲密佈的火線，但是却忘了住在近南市的叔父，所以我同父母說：「去接叔父一家來吧！」父母聽了，很是贊成。然而我是個兒童

，怎能去接人呢？因此和哥哥叫了一輛汽車一道去。

汽車行馳得迅速異常。車到四馬路口時，有輛汽車向側開來，搶上前去，當時我們這位車夫，並不和他較量，祇管自己駕駛。一直開到大世界附近，看見路上的人抬着頭，伸着頸，都呆呆的在看着空戰，有的還拍手喚喊呢！正在那時，忽然聽得空中發出一種像笛子叫的聲音似的：「嗚——！」——飛機下降了，接着便聽得：「白喇喇！……哄哄！」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只見在前的車裏鮮血直冒出來，窗上染得髒髒粘着一張大紅紙，而後面有一陣陣灰黑色的煙，和熊熊的火，冒上天空。一霎時，前面那車子已付諸一炬。而路上的人，有的斷了手臂，有的沒了腿腳：……各種極度的恐怖情形，真是我出生以來，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時我們都呆了，車子停了，那車夫嚇得面似土色，呆坐着動也不動。過了一回，我們神志稍清，就開足馬達，向南飛去，接了叔父他們一家回到租界上。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這次真是危險極了，要是沒有那輛汽車做我們的『替死

鬼，『那麼我們一車的人，一定早變成灰燼了，現在我也不會寫稿子了。這炸彈雖然是我忠勇的空軍，因機身受傷而無意間掉下來的，可是歸根究底，總是東洋鬼子所造成的，所以我們應替無辜的同胞報仇，趕出東洋鬼子。』一會兒，車已到家門前了，我們多付些車錢給車夫，會見父母，將這事一一告訴他們，他們聽了，給我捏了一把冷汗，都說：「好險呀！好險呀！」

二〇 我們一點也不懊喪

湯慶福

「那怎甚辦呢？快把要緊的東西包起來吧！」爸爸從外面進來，向媽媽說了這句話。媽媽便拿了這樣看看，拿了那樣看看，覺得件件都是心中愛物，怎能捨得放下呢？爸爸打好了一隻皮包，媽媽整好了兩隻皮箱，軋軋的鐵鳥已在我們頭頂盤旋了，好像催我們快些出去一樣。爸爸喊道：「我們出去吧，東洋飛機已來啦！」

媽媽抱了小妹妹，我拿了一隻手提皮箱，爸爸肩上背着一隻皮包，手上拿了一隻較大的皮箱，跟着人們向租界逃去。這時敵機在我們的頭上盤旋不已，並且還開槍向我們掃射。頓時，哭叫的聲音，祈禱的聲音，混成一片；更有被擠到的年老人，苦苦哀吟着，真是混亂不堪。可是安靜下來的時候，啊！我的爸爸媽媽呢？他們還是丟了我獨自逃到租界上了呢？還是給炸彈炸死了？我不覺大聲地哭了起來。

不知不覺地，我已逃出險境——白渡橋了。我站在一座洋房下面，向逃出來的人們中探望我的爸爸，媽媽和小妹妹，這時轟轟的炸彈聲，拍拍的槍聲，愈來愈響了，乒乓的玻璃窗震碎聲，也不斷的響着。我想再站下去，玻璃會打死我的吧。我就拖着兩隻沉重的腿，一面走，一面想：「這是誰使我們這樣的呀？」我又想：「我今晚到何處去呢？……住旅館，我又沒有錢。啊！那叫我到何處去呢？我不是像電影中的小孤女了嗎？啊啊，叫我到何處去呢？啊！有了，姑母家不是在浙江路嗎？」這樣想着，我就轉了一個灣，經過了幾條橫路，姑母家便到了，我還未踏進屋中

只聽見裏面悲慘的哭聲，我側耳一聽，啊！這不是我的媽媽在哭嗎？我連忙奔了進去，他們見我來了，都呆住了。我向他們一看，果正不錯。是我的爸爸媽媽，和小妹妹。原來他們比我先到。姑母便說道：「你餓了嗎？快去吃飯！快去吃飯！」

我們在姑母家一連住了一星期，因了種種原因，我們回故鄉去了。過了十個月的鄉村生活，把爸爸平時積蓄的錢，都用完了。可是我們一點也不懷喪，爲了要應付這長時期的抗戰，我們不得不想法謀生。於是，我同我的爸爸離開故鄉，又到上海來了。

二 不用悲傷

任東翹

在去年的七月間，北四川路有個東洋兵不知怎樣的被人暗殺了，因此攪得全市烏雲密佈，大有戰爭有立刻爆發之勢，爸爸恐怕上海真的發生戰爭，我們婦孺三人

很爲不便，所以當夜就把行李收拾起來，叫我們次日回寧波去。

「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後，爸爸服務的公司，因受戰事的影響，暫時停止營業，他只好冒着敵機的轟炸，坐火車也逃到寧波來了。我家的經濟本已十分拮据，但還可勉強在開支上省下一筆錢來供我讀書。而現在呢？飯也吃不飽，當然只好綴學了。雖然後來我爸爸服務的公司又復了業，但我却永遠被東洋鬼子趕出了課堂！

寧波雖然沒有聽見砲聲槍聲，但人心却被一種恐怖的陰影抓住。軋軋的飛機聲，把城裏的人一批批地趕到鄉下去躲避，母親也因受不了敵機騷擾的恐怖，所以也只好逃到鄉下去暫時避一下。

隨後，母親因爲鄉下簡陋的生活過不慣，而我呢，報紙也沒有看，每天翻翻舊書，又覺沒味。這時聽說寧波城裏沒有什麼變化，於是我們又回到城裏去了。

我在甯波每天的工作只是玩玩和看看父親從上海寄來的立報，文摘，抗戰，救亡日報等書報。有一天，我在月湖邊走過，忽聽有人叫我：「任東翹！」我轉頭去

一看，原來是舊同學楊君，他是一個熱血的少年，他對我說：他對於壁報很有興趣。於是我們商議好了，買了一些白報紙，就做起壁報的工作來了：新聞我們是用筆寫上去，又從書報雜誌上剪了些戰地報告、評論和漫畫下來，貼在白報紙上，把牠貼在牆壁上。每當有一個人來看我們的壁報時，我們總是羞得一溜煙地逃走了。

爸爸因要替我找尋職業，所以來信叫我們到上海來，因此我們這蹣腳的「壁報」只出了一期。可是楊君是個熱血的少年，他已決定繼續出版，很使我安心。

現在我到上海已經半年了，一家五口擠在五六尺見方的後廂房裏，我的職業也沒下落，爸爸的臉色很難看，性情不像從前一樣的溫和了。因為家中的狀況，和從前不同了。

當然，我是不會怪父親的，因為這都是東洋鬼子賜予我們的禮物呀！但是我家還算是不幸之中大幸，在難民所或是街頭上的同胞，真的要比我們苦了千萬倍了！我們不用悲傷！只要努力！光明在等待着我們！

二二 我的流亡

琴光

一 避難到黃渡

八·一三的砲聲震動了全上海，我家住在虬江路中段，首當其衝。那天早晨，我和年邁的媽媽，攜了行李和一張亡父的遺照，在槍砲聲中離開了家庭，而擠入難民羣中，踏上了流亡的道途。

往何處去啊？悲哀深深地爬上了我的心頭。唉！天哪！安臥在墓中的爸爸，可曾知道我們在吃苦呢？

「小伙子！你往那兒去？」難民隊內有個白髮的老伯伯，和我搭訕着。

「啊！老伯！我們現在是像浮萍一樣，飄泊不定呀！值此大戰時期，何處是安鄉樂土呢？」我回答着，淚兒已不覺潛然流下。

「唉！可憐呀！夢想不到我們做了無家可歸的難民！」老人唏噓不已。

一條長長的泥土路上，擠滿了逃難的人們。眼見自己的家將成爲瓦礫場所，親友在槍彈下傷亡，這是誰的賜予啊？是東洋鬼子啣！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仇恨的！

走着，走着，離開了這大都市的上海。——啊！再會吧！上海！

一輛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飛也似的疾駛着，車後飛起一陣灰沙，我們這一羣逃難人向南翔走去。

「兒啊！我實在不能再走了！」母親脫去了鞋子，悲悽地說道。

「你看，媽的腳上已起了水泡啦！」我哭一樣地說。

「唉！萍兒的爸！你安靜地睡在墳墓中，可曉得我們母子倆在吃苦麼？」母親拿着亡父的遺照，呆呆地坐着，老淚把照片的半邊落濕了。

「媽媽！走吧！我們快要走到南翔了！」我把母親攙了起來。火灼灼的太陽照在我們的身上，汗像雨水一樣浸透了衣衫。

「孩子！放起勁來走呀！前面大松林轉灣便是南翔啦！」大人們不時地鼓勵着孩子。

「到南翔有饅頭吃啦！爸爸！是麼？」孩子指着前面問。

「是的，有饅頭吃……有……有許多好吃的東西！」

大家加緊腳步，尤其是孩子們，特別來得起勁！忽然：「鳴！」從東方的天空上，現出了兩個黑點來。啊！漸漸地近了，原來是兩架敵機呀！當我們走近南翔的京滬鐵道時，那兩架敵機，已飛到我們的頭頂上面來了。

「啊！不好啦！這兩架敵機要來轟炸我們啦！」

「快些往樹林裏去避避呀！」

「鳴！——鳴！」祇見那兩架敵機直衝下來，接着便是：「轟！轟！……」炸彈爆炸了。一陣烏濃的黑烟，冲上天空，在樹林內的我們，等到敵機飛走後，才敢跑出來。只見前邊八十米遠的難民們，已被炸彈炸死了！血肉模糊的屍身，躺在鐵

道旁，田塍上。「記住這些被害的同胞們，是死在殘酷的敵人的炸彈下的呀！我要替他們報仇！」我默默地這樣想着，我的眼淚流出來了。

爲了敵機不時侵襲我們，我們祇得改道，轉入了黃渡的公路。飢餓和死亡的恐怖，侵進了我們每個人的心房。我們這一羣可憐的難民，拚命向前趕路。沿途我們的武裝士兵，勇武地站着，荷着槍，射着同情的眼光，向我們這一羣瞧着。

夜來了，到黃渡是已月上柳梢頭的時候了。

二 黃渡之夜

我坐在黃渡臨時難民收容所門前，不覺哭了起來。「傻孩子，笑什麼，別哭！別哭！再哭，媽的心裏難過啦！」慈愛的媽，摸着我的頭，拿手拍替我揩淚水，像一把尖刀刺在我的心頭，我不敢哭了，我不敢再流淚了，來使媽媽傷心。

我伏在媽媽的懷抱中，沒一會，我抬起頭來偷偷地瞧她，啊！豆大的淚兒從媽的眼中流出來了！是啊！我知道媽的心中比我還要傷心，比我還要悲痛，孤苦仵

伶的母子倆，天涯海角何處是我們的歸宿啊？

「喂！現在是散饅頭的時候，大家不要吵！」一個胖胖的矮個子軍官，大聲向難民們說着，隨即指揮紅十字會會員，一籮一籮把饅頭分給我們。

一陣騷擾之後，又漸漸安定下來了，母親把饅頭放在我的手中，悽切的說：「唉！可憐，一天還沒有吃飯呢！孩子，吃吧！」

乾得使人嚥不下去的饅頭，爲了肚子餓得慌，祇得忍着往肚子內吞！媽媽見了我這副可憐相，又兀自的在嘆息流淚了。

整個的黃渡街市，電燈都熄了，陷在寂靜的黑夜中，惟有明亮的月色照着半邊的街沿。這時候臨時難民收容所內，難胞們不時吐出嘆息聲來。

「畢剝！畢剝！」稀疏的皮鞋聲，巡夜的兵士，慢慢的跨着步兒在街道上來往着。在這漫漫的長夜，我坐在門旁緊閉着雙眼，等待着明天。

三 坐船到蘇州去

遠遠的雞子在啼叫了！不一會，從東方雲縫中射出一條長線似的緋紅色的霞彩來，接着一輪火紅旭日就上升了。啊！是黎明啦！

早晨，那個昨夜指揮散饅頭的胖軍官，帶了好幾個弟兄，到難民所內來檢查我們難民了。

他們一個個檢查下去。

「這是什麼？小伙子！」一個勇士拉着我口袋的紙包。

「啊！同志！這是一樣極平常的東西。」我回答他。

「不行！請你給我看。」

「好！那末我就給你看吧！」

我從口袋內拿出紙包，給他們看，是我亡父的靈位牌子，那個勇士見沒有什麼，就走開，去檢查別人了。

在黃渡街上，我遇見了三個鄰友：一個是老劉，和他的兄弟狗子，還有一個是

毛老爹。我真好像見了親人一般，連忙跑上去喊住他們。

「哦！小兄弟，你怎麼也在這裏？媽媽呢？」鄰友老劉笑嘻嘻的拉着我的手，這樣問道。

「老劉哥！我媽媽在這街市中心的難民收容所內。」我回答着。

「那末，帶我們去吧！」老劉催促着我。

我歡喜得什麼似的，比拾到一塊金子還要快樂，就領着他們到難民收容所中去見我的媽媽了。

大家遇見了，就商議一同到鎮江去。媽媽很贊成，因為那裏有我們的親戚。老劉主張乘火車去，毛老爹說太危險，因為敵機沿途是要擲炸彈的，因此毛老爹主張乘小民船去。可是老劉又嫌這太慢！事情是弄僵了，還是媽媽想出個辦法，就是先乘小民船到蘇州，然後再改乘火車到鎮江。這樣大家才算都同意了。

於是小船雇好了，我們一行五人便上了船。

「啊啊！今天天氣很好，啊啊！謝謝天，風又順呢！」船老大張着嘴向我們討好似的笑着說。

「嘩啦啦！」帆篷拉起來啦！開船了！

小狗子今年十五歲了，和我頂玩得來。媽媽說我倆頂要好。在船上我和他談天，又和他戲水玩。一片碧色的水兒似一面光滑的大鏡子，我用力將毛巾在水上擊着，激出清脆的響聲來。這樣玩着，我竟把這時候是在逃難也忘掉了。船行了半天，崑山山頂上的寶塔已可以望見了。

船進了崑山河內，就停靠在橋邊。我們上岸去購買食物，城內的街市，真是蕭條冷落極了！太陽漸漸落下西方了，夕陽遍照大地，在暮色蒼茫中，我們又開船向前進行了。

皓月當空，是一個星光清清的晚上。風兒順，帆兒沙沙的響着，船夫拚命的搖着櫓，趕程前進。不久，就到了蘇州了。

「蘇州啦！」

「蘇州啦！」

我們快樂地叫着。船開進城去，只見城門口站着兩名守兵，荷着槍在巡查。全城是漆黑的，街道口僅有盞把電燈，無精打彩的，燈光淡淡地照射着我們五個人的身影。

四 乘火車到鎮江

付了船錢，挑了担子，我們就直奔火車站去。嘿！那邊像潮水似的難民，都在候車哩。

「買票！」

「買票！」

「不許我們買票嗎？」

「真是豈有此理！」

「我們非要買票不可！」

「買票！」

喧聲大作，秩序很亂，忙得警察們不得不拿着藤條兒在維持着秩序。鐵門又關閉起來，難民們堵塞在鐵門外，向前擠軋，警察舉起藤條向難民們亂抽起來。難民們這才向後退了，可是不久又擁上來，警察的藤條雖抽得兇，可是難民們却也擁擠得兇！有些被打的人就起來反抗了：

「不賣票給我們，幹什麼？再打我們，大家衝進去！」

「不坐難民車，我們拿出錢來買票呀！」

「等會兒，鬼子飛機來，拋個炸彈，我們準得都死光，反正大家都是爲的命！啊！大家衝進去！」

「衝進去！」

「衝！衝！衝！」

「嘩啦！」鐵門被衝開了，難民們像潮水似的擁進去！售票處擠滿了人。
老劉費了好些氣力，才將車票搶買了出來，我們拿了票從邊門進去。不一會，火車從月台外開進來了。於是人聲又嘈雜地叫着：

「是從南京開來的頭班火車麼？」

「不！是運兵的，不載客的！」火車上的人說着。

「媽媽的！鬼子飛機每夜都要來空襲！」

「這樣的等下去，不是大家都要成炸彈灰麼？」

失望與恐怖，使每一個難民感覺着不安！

蘇州末次車來了：「霍啦！霍啦！」飛也似的一長條列車開進站來了。

「啊！又是一班啦！是裝兵車麼？」

「不！是南京下來載客的，這是最後的一班。」

「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呀！」

火車停了，疲乏似的在喘着氣，難民們一羣羣的擁進車廂去搶座位，吵鬧聲，孩子哭叫聲，鬧成一片，整個車站陷在騷擾凌亂中。我和媽媽，老劉，狗子，毛老爹，都拚命的擠進車廂，很僥倖沒有被衝散！這時候的秩序真是壞極了！

車廂內連一盞燈都沒有，大家在瞎摸著，一股的汗水臭味，聞了真使人要作三日之嘔！我忙向窗外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氣，看見車站月台上，還站滿了許多難民，他們是沒有車票的。不久，汽笛響了，火車漸漸蠕動起來，駛出車站，我轉過臉去，見那月台的燈光漸漸地在淡下去了淡到不見了。火車開足速度，將我們這一羣可憐的難民帶到南京去。在車廂中，無意中我認識了一個也到南京去的大學生，他告訴我：他叫秦文鈺，本來是在北平某大學讀書的。他雖是四川酆都縣人，可是，他講得一口極流利的國語。他講給我聽：北平的廿九軍大刀隊如何勇敢，和大學生出動前方的熱烈情形，以及看見爲國家而流血的健兒，大家感動得哭了起來的種種情形……他娓娓不倦的講下去，我也聽得很出神。直到天亮，無錫的惠泉山已隱約

可見了。

在無錫車站停了好一回，慈善機關團體分散了不少賑濟食物。火車一路開下去，沿途都有食物賑濟。京滬道上來往的難民非常多，每次車子在驛站上總要停靠一下，總有許多難民擁擠上來。下午一時許，火車已駛進鎮江寶蓋山山洞。剎那間，車廂裏驟然地黑暗起來了。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

……

……黑暗快要收了……

……光明已經照着古羅馬的城頭……」

我和秦君高聲地唱了起來。

到鎮江車站，我們下車了，秦君是要往南京去的，他緊握着我的手，嚴肅地對

我說：

「小友！祝你前途光明！」

我說不出話來，我恨匆匆相遇而又匆匆地分別了！

「後會有期，前途保重！」在人叢中，我揮着淚分別了秦君。

難民們像一條長蛇似的，浩浩蕩蕩地向着江邊去了，預備乘下午的小火輪開往江北內地去。在陽光西照下，我們在江邊彷徨着。老劉喊肚子餓，狗子喊口渴，大家都鬧着飢饉！江邊雖有難民招待所，可是因難民太多，所以招待當然不會週到了。在靠江邊我們看見一家小飯店內，我們就進去飽餐了一頓，吃好了飯，我們就去僱船了。在途中，我們看見一個白髮花花的老頭子，帶了一個小姑娘在江邊賣唱。小姑娘高高的唱着：

「月兒光光照四方……

逃難人兒奔他鄉……

三餐茶飯無處覓……

祇得江邊來賣唱！」

啊！這支曲子委實太悽慘了，老劉的眼內有些潤溼了。我聽了也很難過。唉！彼此都是逃奔他鄉的可憐人兒啲！

五 月夜過瓜州

我們在長江中夜渡着。狂風呼呼的，小船在浪花上蠕蠕地爬動着。在書中讀到「乘長風逐萬里之浪」那種豪壯的氣慨，在今日這種環境中又是不同了。今晚的月亮似乎分外光明，江水被照得一片白茫茫，「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偉壯江景，我已能領略了。

船兒不停的駛着，黑暗中的瓜州，已躍入我們的眼簾，點點星火，點綴在江頭，曳長的燈影，在水中搖蕩着，使我憶起唐詩中「兩三星火是瓜州」的詩句來。

船抵靠江岸，走來四五個公安局丁，要來檢查我們，防備奸細登岸搗亂。在瓜州停留了半小時，我們又雇了一隻漁船到邵伯，乘月夜船又開行了。半夜，過了揚

州，這江北的瘦西湖名勝地，沒有瞧見她底真面目，真是一個遺憾呵！

六 一帆風順到寶應

高郵邵伯水連天，媽媽告訴我這裏都是水路，並且還是一條有名的內地運河呢。中午過了邵伯鎮，見鎮上的房屋，白牆壁都塗成黑色，是防敵機的空襲的吧？站在船頭上遠眺，肥沃的田野，叢綠的樹林，成羣結隊的雀兒在活潑地飛跳着。白雲蒼蒼，路茫茫，逃亡中的人兒喲！何處是你的家啊？我低着頭兒望着河內的碧水，沉思着。

薄暮時分，已達到古老的高郵了。

「高郵鹹蛋！……」

「五香豆腐乾！……」

「餅卷兒！……」

「客人要買吧？……」

岸上一片小販的叫喊聲。

「喂！船家停靠下子吧！」我喊着。

船停靠在碼頭上了，我和毛老爹，老劉，還有狗子，大家上城內去買食物。進了城內，使我想起了兩個文字友來：湘帆和福申，他們不是住在高郵城內北門麼？可惜已忘記了他們的住址，不然，和他們見一面，不是很好麼？

有些店家都點上煤油燈，這裏是充滿了古老的氣味，街道上熙熙攘攘走着人，講着當地的土話，我聽不懂，我祇能用國語和他們講買賣。高郵鹹蛋是有名的當地土產，有口福的我，得以飽食一頓，味道兒的確不差！溜躑了一會，時間不早了，我們就循着原路回船。

再見吧！古老的高郵啊！船又開了，高郵的城垛在黑暗中漸漸消失了。一夜的行駛，次日清早，已到寶應北門了。

七 二百里的長征

此間離開X縣有二百餘里，長途跋涉，是夠叫苦的！交通不甚便利，所有公路的長途汽車，現在都給政府扣留運兵了。獨輪小車的車價奇昂，而非三四天不能到達。沒有辦法，我們祇得踏上僕僕的征途。過了涼亭，有鄉人牽三匹騾子走來。老劉告訴我們說：這些騾子是可以租騎的。牽騾子的鄉人漸漸走來了，我就問：

「您老的騾子租給我們往X縣好嗎？」

那鄉人見了我們這些外鄉人兒，頭搖了搖，似乎不願意租似的說：

「啊，不湊巧，真不湊巧！已給人家租定啦！」

一路上，毛老爹告訴我，X城如何熱鬧，風情如何古樸，牠是蘇北的重鎮。

「媽媽！我們的親戚是在那兒？」我不耐煩的問。

「離開X城六十里X村上，萍兒！你的娘舅和表兄住在那邊。唉！十餘年沒有見過他們了！」

爲了抄近路，走的都是羊腸小道，田裏的稻兒已變黃了，隨風波動，好似迎接

我們似的。

「狗子！走快些呀，到前面鄉村打尖，好趕路，老子從小像你們這樣大，走路快得像飛呢！」毛老爹一面走，一面說着。

狗子恨恨的向他瞪了一眼。一里……二里……在腳底下走過去了。不知不覺已是日落西山了。一縷縷的炊烟從茅屋頂上冒起，農夫們背着鋤頭歸家，飛着的鴉兒，在天空中盤旋着，覓道兒回巢。天色漸漸漆黑了，前面依稀有房屋隱現，並有燈光幌動，不慣走晚路的我，心裏有些莫名的害怕，還好，前面已經是七里村了。當夜就在該鄉村人家中，胡亂吃些乾糧食物，住了宿。翌日清早，我們又趕早走了。艱難的路程，終於在第三天下午，走畢了全程。我們走進了X城，街道上是用石塊鋪成的，車子走過，有些「噹噹」的聲響發出來。真奇怪，街上走着穿粉紅色衫兒的年輕姑娘，還拖着一條長辮子，還有許多裹小腳的女人。全城都很熱鬧，是個人烟稠密的地方。

八 我們有了歸宿

出了×城，毛老爹，老劉和狗子，他們投奔×鎮親戚家去了，臨別的時候，我有些戀戀不捨，狗子的淚水在眼眶內，說不出一種離別的情緒來。

「狗子，幹嗎哭？×鎮離開×村祇有十數里，閑暇時候到阿萍那兒去玩好啦！別哭！」老劉拉了拉狗子說：

「萍哥兒！有空來×鎮玩玩，時候不早，我們走啦！」毛老爹摸着短鬍子，笑迷迷的說。

在三叉路口，我們分別了。

六十里的康莊大路，我恐怕趕不到×村，並且又不識路途，還有一担行李。在王家鋪子，僱了一個腳夫，替我們背了。他們是當地人，認識×村的。一路走，一路談，他指着小溪邊松林，說這裏很亂，是土匪出沒的地方，

「前莊陳二奶奶，也是南方逃難回來的，經過這裏就遭遇到劫搶！」說得我有

些担心害怕起來，媽媽也驚慌，連連地問道：

「現在這裏還有土匪出來搶劫嗎？」

「噫！不要緊，現在沒有了。大前天縣城裏派來一隊公安大隊，駐紮附近村莊，土匪知事不妙，都已逃走了。」

聽了這話，我們才放下心來，起勁地走着。

×村是個很大的村莊，莊外青漫漫的樹兒，掩映着土黃色的籬笆，遠遠的，我們就看見了。走進×村，遇見了表兄家長工小來，他是認識媽媽的。

「啊！你們母子倆回來得正好！這幾天把我們的東家急壞了。昨天縣城內，王六先生回來說：上海東洋鬼子真壞透了心兒，見人殺人！東家連連的嘆氣，時常憂慮你們呀！」

到了舅家，卸了行李，年老的舅舅往東廂房內走出來。見了我，不覺驚叫道：「啊！萍兒十年不見了，現在已長成這麼大啦！那時候，我在你家，還是個

「才形民才巴虧呀！」

他捧着水烟袋，吸了一口，隨又噴出一縷縷烟來，那副和藹可親的態度，又含着莊嚴，使我快樂，又使我心中生了敬畏。

第二天早飯後，表兄帶我到×小學校去參觀，校內有五十餘個學生，都是本村子弟。當我踏進他們教室的時候，他們都很驚奇了，望着我，暗地里私語着：

「這小傢伙是誰呀？」

「你不知道麼，是魯大爹爹的外甥子呀！是從江南回來的，聽說是洋學堂裏的學生呢！」

「噢！……………」

我們走到講台邊，表兄就替我介紹：

「這位是吳先生，這是我的表弟。」

站在講台上的吳老師，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很客氣地走下來，和我握手。

「尊姓？」他客氣地問我。

「敝姓張！名叫琴光。」我回答他。

「哦，張先生！」

「吳先生！請別這樣稱呼我，你叫我張琴光好啦！」

「好說……，大家都是青年人，哦！張先生你今年幾歲？」

「十六歲！」

「啊！小得很呢，請到我們辦公室坐會兒。」

走進辦公室，校長黃君，也是個青年人，經過寒暄，他知道我是在上海讀書，避難回來的，他要求我把所親見的戰事經過，報告給校內學生們聽聽。我答應了。這時朱君也來了，他是在南京東方公學讀書，因戰事返鄉停留在家，昨夜我已見過他，用不着介紹，我是認識他的。

我們走進教室，黃校長向學生簡單的介紹說：

「這位是張琴光同志，從上海回來的，他年紀很小，資格却很好！現在，我請他把上海中日戰爭的情形，講給你們聽聽。」

一陣春雷似的掌聲，在課堂裏響起。

「天哪！我該怎樣對他們講呢？」在衆人的眼光注視下，我這樣憂急着，我一個是個學生，今天却破題兒第一遭做起小先生來，真使我有點手足失措，幾乎露出窘態來。我沒法，只得硬着頭皮講起來：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我很榮幸的和諸位見面。關於上海戰爭，在消息不靈的鄉村中，也許不大知道吧？我告訴諸位：八·一三那天，敵人就向我們挑釁，後來用大砲，坦克車，鐵甲車……，向閘北衝殺，死傷不少老百姓！可憐他們都是無辜的百姓，給敵人殘酷地殺害了！我們是爲世界和平，爲保全國土，爲正義而戰！我們的軍隊很驍勇，接連的給鬼子吃了幾次大敗仗！這還是小顯身手呢！可是日本鬼子用飛機天天來轟炸我們，損壞我國的建築，破壞我國的文化！……轟斃我

國的民衆……整個繁華的上海，却成了一片焦土！我是從敵人砲火中逃生出來的，目覩大好山河變色，土地被蹂躪，家園被破毀，戰區中的人們流離失所，逃亡他鄉。唉！同學們！你們假使親眼看見這淒絕人寰的景象，你們的胸膛也要給熱血爆炸了吧？請你們想想看，東洋鬼子可惡不可惡！簡直是一羣野蠻的野獸！我們是國家將來的主人翁，可不能讓鬼子在我國土耀武揚威，我們要把這一羣野獸趕出去！」

我一點也沒有頭緒地說完了，就聽見一陣呼叫：

「打倒日本小鬼！趕回他媽媽的東洋去！」

這時候，我興奮到極點，感動得使我幾乎激出熱淚來。我問：

「同學們！你們會唱歌麼？」

「甚麼歌？」

「救國歌！」

「不會！……不會！」大家齊聲說着。

「請張同志唱義勇軍進行曲！」不知那一個同學這樣叫了起來，於是大家也大聲附着叫：「好！好！」

我是不善唱歌的，可是衆情難却，祇得唱起來了，同學們也會唱那隻歌的，因此就一同唱着。因此全教室里充滿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的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介紹兩本小朋友看的長篇童話

小癩痢 蘇著

小癩痢是寫一個憨頭憨腦的鄉下小孩子，他怎樣成爲一個小救國家，怎樣和他的小朋友小獼猴大毛狗等加入小游擊隊，和敵人鬥爭，後來他又怎樣成爲一個「小英雄」的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前在譯報的「兒童週刊」上刊過一小部分，受過小朋友們熱烈的歡迎。現已出版，每冊價四角，譯報圖書部發行。

野小鬼 賀宜著

「野小鬼」是描寫游擊區裏面的一個孩子，給敵人弄得家破人亡，並且歷盡千艱萬難，最後投入英勇作戰的游擊隊裏面，幫同他們工作。書中有精美的插圖約二十幅，每冊實價四角，即將出版，由上海九江路三百十號四樓四百〇五號中國文化服務社經售。

行發 報譯 日每



童兒的中火炮

每册實售國幣一角五分

出版：文緣出版社

發行：譯報圖書部

愛多亞路一二七號
電話八五八七五號

編者：海燕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四日出版

Mel Rh B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875 & 18802 Cables: "Scholaris."

日一廿月一年九廿國民華中刊創報本

納鮑・門拿 士裴・司特孫人行發

3815-44

KBC
E
286.7
9

實價 \$0.15